

林斤澜

满城飞花

潮汐文丛



满城飞花

林斤澜

花城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林斤澜是北京地区一位有影响的作家。早在六十年代初，他的小说就以独特的风格引起人们的瞩目。本书收进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十九篇、中篇小说一篇。

简洁、冷静、客观的叙述，鲜明生动的人物刻画，是林斤澜的小说风格。在短篇小说《青石桥》里，作者不动声色地写了三个奇异地生活在一起的客店主人，透过三个人物之间那生生死死的故事，展示了山里人古朴而沉甸甸的人生。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《头像》，刻画了一个雕塑家，他身居陋室，体弱腰驼，却用一双灵活的手在寂寞中追求探索着神奇的艺术世界。中篇小说《满城飞花》，通过大学生分配过程那富于戏剧性的变化，生动地勾勒出两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个性特征：老知识分子饱经沧桑后的谨慎；年轻一代无所顾忌的率直，在作者笔下维妙维肖。

近几年来，林斤澜仍在艺术上不懈地追求，从本集中，读者可以看到作者独特而变化的艺术风格。

满 城 飞 花

林斤澜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375印张 5插页 160,000字

1937年4月第1版 193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1,120册

书号 10261·913 定价 2.05元



作家小传

林斤澜，1923年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一个小学校长的多子女家庭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开始参加戏剧活动，后进专门学校学习。

1949年开国后，发现自己的性格气质很不适合戏剧活动，转向剧本写作。剧本逐渐能在大刊物上发表，也可以出版，除小册子外，出版过剧本集《布谷》。但，很少被演出团体采用，好比养着一个私生子。

转过来学写散文，由散文又学写小说。陆续出版过散文、小说集子《春雷》、《飞筐》、《山里红》、《石火》等等。题材多半是当代农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。爱写短篇，可能是表现方式上有点特别，又不好归到哪一类里去，同行有人叫做怪味小说。

这两年以小短篇、短篇、中篇组成一部系列小说，题名《矮凳桥风情》，有一些新的探索。在探索中，也写些议论文字，有个集子《小说说小》。

地方，暗中立着他们的。李地是第三顶顶目，
 知道^(也)这种地方，大家都会摆出大家不认的面孔。
 不过这个小小子是在同家，最生是到十^(也)还
 不钱的超人，现在见现管的副主任，对而相适
 打不的样样明，熟着，便后推开一个笑后，
 算直朝的同主，字眼面时着小小子，随和底变
 小小子见小小子看说了他，微之一笑，像的
 知道小小子的人更说，李地是看眼睛上肌肉僵
 硬了，^(也)便后^(也)推开一个笑后，才把发容放下来。
 路上四娘^(也)是^(也)城里的^(也)小庙，^(也)小房
 间多。大寺只有半个篮球场大，^(也)立了^(也)了
 篮球场。两间和大屋上的屋顶和那，^(也)早已收
 拾了多。大屋是教家全城，两间是前金。小房
 也还是底世的样后，后世的^(也)天井不过狭长的一
 条^(也)，叫天井还不如叫做天槽。后世也有展有

作者手迹

无 言（代序）

我认识一位雕刻师傅，用黄杨木、楠木、乌木雕刻人物、走兽、花鸟虫鱼，比较大件的都是山景。看来在山景上用心最深，用力最勤。他的山景耐看，可以转过来转过去的看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，看出不同的景色。这些景色，大都叫人想起真山真水，特别是西山的名胜。

前些年，文艺团体举办的春游秋旅中，我常遇见他。中等身材，肩宽体壮，大手大脚，站在那里好象推也推不倒的。年纪已过中年，气色红润，竟还长几颗“壮疙瘩”。见人言语不多，但十分讲究礼貌。上汽车总坐后面，尽量靠边靠角落，和青年寒暄，也都用您。人多，不免有些大包小捆的，总要拉过来塞在自己的脚边。有些生冷了的古老习惯，也还正经保留着：好比端起杯来喝水，先左右前后地让一让。让时只做动作，说话不多。人家都没有觉察，他还是一一让遍。

车到目的地，走进风景区，我多次看见这位师傅面对峰峦、树林山沟溪谷，瞪着眼，还张开点嘴，简直入了神。招呼他好象也听不大见，最讲究的礼貌也忘记了。有回看见他在草地上扑倒爬起、爬起扑倒。这么个年纪，这么个粗壮身体，这么个多礼的人，这么个景象当然使我惊异。逼近一看，他逮了五六个蛴蛎。不但蛴蛎，蝴蝶蜻蜓也是要逮的。

松鼠逮不到，就用眼睛追着盯着。有个小孩子给了他个“地排子”，他喜欢得比那小孩子还小似的。

车往回走了，只短他一个人，司机按了又按喇叭，才看他怀里搂着，手里提溜着，粗壮的短腿小跑着来。上了车，青年让他坐总也不坐，只是朝大家点着头，紧紧站在车门旁边。好象这又是一种礼貌，让大家等待了几分钟，就应当这样似的。

时不时的，会在什么展览会上，什么橱窗里，看见一个木雕山景，似曾相识，又不相识。叫人油然而生春游秋游的意想来，叫人心里扑腾扑腾象要飞了起来。

他的山景，是揣摩着真山真水雕刻的。

我还认识一位看山老人。有回走到一个石头坡，走着走着觉得静极了，不但没有鸟鸣虫叫，也没有树叶沙沙，连泥土细微的苏苏呼吸也是没有的呀。我有点惊慌，抬头四望，坡上坡下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，干巴巴的石头，灰溜溜的石头，死沉沉的石头。古人说“山静似太古”，又说“寒山若洪荒”，难道我误入太古洪荒世界？仿佛都听见了自己心脏紧抽紧抽的、嘎咕嘎咕的声音……

这时，不远的坡中间，有什么铁器磕碰着光石头，在这样的荒坡上，有如金钟。我快步寻声而去，绕过石头堆又一个石头堆，看见石头堆和石头堆中间，有一个老人，双手握着一根人般高的铁钎，插在石头块里，一悠一悠地摇晃着。

这是个夏天，老人把白汗褂脱下半边，掖在腰里。光着的右臂膀肉皮松弛、搭拉、焦黑，可这还有一块块肉疙瘩勉强鼓

了出来。下身黑裤扎上裤腿，不消说是寒腿的缘故。这么个荒石头山，这么个衰病老人，这么根铁钎，这么个景象也使我惊异。我想他的意志毅力，光给个坚强也还不够劲儿。

老人带我翻过坡梁。他的左手左脚左边身子，全显得僵硬，五个左手指头好象下意识地、不住地一握一松。他老眼昏花，白须稀疏，他的嘴好象下意识地、不住地一咀一嚼。我知道这是从“半边风”里挣扎回来，无时无刻不在挣扎的模样。

翻过了石头梁，我敢说任谁都会叫出声来：啊，树木葱茏！走下碎石头铺成的小道，沿着用大石头就势垒成的地堰。这也是阡沟垫地，小小梯田如单人楼梯。那边是见缝插针，陡岩上的树坪好象鸟巢。整块的地上，核桃树舒展着扇子般大叶片，边边沿沿，花椒树鼓起尖尖的疙瘩。杨柳在低崖，桃李在向阳。拐角上散放着石墩可以歇腿，浓荫里露出一角石屋耐人寻味。难道又是我误入了雕刻山景？

我跟着老人走进石屋，除了炕，没有什么家具。炕上除了铺盖卷，也没有别的家什。可是我在墙上看见了几张图片，是从画报上裁下来的，是石刻是牙雕的山景，是堆泥是垒石的盆景……

我身上带着几张那位雕刻师傅的作品照片，拿出来交到这位看山老人手里。我立刻看见他瞪着眼，还张开点嘴，看入了神。看山老人看着山景图片，和雕刻师傅看着真山真水，竟一样入神。老人的嘴忘记了咀嚼，微微颤着。左手指头忘记了动作，微微颤着……

这是一位揣摩着雕刻山景，拾掇荒山石头坡的看山人！

当时我就想，找个什么机会，让这两位见见面，聊聊。可是不久，狂风暴雨，飞砂走石，这一切不可能，凡是沾点美好的，仿佛都成了罪孽。隐隐约约听说，雕刻师傅遭遇大难，下落不大清楚。他那又粗壮又讲究礼貌的模样，是怎样支撑（来着）呢？不能想象。文艺团体什么还会举办春游秋旅吧，我还会看见他在草地上扑倒爬起，爬起扑倒吗？

也隐约听说看山老人那个山区，也有过打、砸、抢，还打死过人往荒石头坡上一撂……从“半边风”里挣扎出来，单凭一根铁钎，去忽悠石头山的看山人呀，你那石头屋里的一张图片，也没准儿给你带来祸害。

“三十而立”。我们古来的祖国，常常能够“多难兴邦”。现在又到了三十而直溜溜地站起来的时候，我又拾起前些年的想头：找个机会让那两位见个面。我真想听他们说说昨天的遗憾，听他们说说今天的振奋，听他们说说明天的期望……

我把这个意思说给两个同行。一个同行想了想，反问我道：

“你描写了两个人的作品，形容了两个人的动作表情，可你忘记告诉我们，各人当时说了些什么吧？”

问得我一个愣怔，我寻思着说：

“不是忘记了吧？我不记得……可能真是没有，他们没有说过什么似的……”

这个同行接着说了个故事：古时候有个书法家，擅长草书。后来看了一位女舞蹈家舞剑，他的草书打开了新的局

面。可是没有听说他们说过什么话。

另一位同行听到这里，也说了个故事：外国为了篇小说，发生了争论，有的慷慨陈词，有的激烈发言。谁也说服不了谁，只好去问小说的作者，作者只说了一句等于没有说的话，他说他要说的，都已经写出来了。

两个同行都肯定看山老人和雕刻师傅见见面，是有意义的事。但他们说些什么，不能想象。因为创作了这山，这雕刻，这剑、这书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如果没有创造这山、这雕刻、这剑、这书，那又有什么可说的呢！

目 录

无言（代序）.....	1
辘轳井.....	1
酒言.....	23
青石桥.....	30
头像.....	43
法币.....	59
卷柏.....	67
杜爷爷.....	74
桃园.....	89
邪魔.....	100
腾身.....	114
乡音.....	187
长汽.....	149
白果树.....	159
木雏.....	170
巧遇.....	174
朝天椒.....	187
玻璃房梦.....	197
	1:

紫藤小院.....	214
门外球声.....	229
满城飞花.....	286

轱辘井

上 篇

五十年代之初，西郊平坦坦的田野中间，有一条土马路。能够走一辆卡车，若是对面再来一辆马拉板车，就要大家小心着都往路边让让。卡车司机把喇叭接得吹号一样，真叫神气。马车把式就要跳下车来，拢住点轱辘马。那时候的牲口还看不服四个轱辘的铁家伙呀。

马路边上还没有栽上闹杨垂柳，那里有个石头坟，站着七长八短的柏树，就很显眼。就管那一大片地和伏在地里的村庄，都叫做柏树坟了。

玉米长起来的时候，站在土马路上只见乌绿乌绿，看不见村庄。秋天砍了庄稼，村庄才象超重的航船，半浮半沉出现在广阔又寂静的地平线上。

柏树坟村哪，它的外表和名字，都是古老、沉闷、破败。但内里面，也有活生生的日子在过着哪。有一条十字

街，十字街口有一家油盐店，一家卖针头线脑火柴烟卷兼管报纸书信的。还有一家斤饼斤面外带豆腐摊子……到了傍晚，哪家门口都有大人小孩捧着饭碗蹲着。槐树下边还会走来一个花白胡子，背来腰子型的木头箱子。在箱子盖上用雪亮的片刀，把染红的猪头肉片约纸片般薄。店铺和摊子都点上电石灯，啾啾叫着，发散着浓重的瓦斯气昧，还把人脸照得白里透青，把街道照得又亮又阴森。听吧，粗野的“开逗”和轻俏的“卖笑”都是有的啊。

这年，出村往西三里地，修建起来冒黑烟、白烟、黄烟，老叮叮当当响的机械厂。却还没有家属宿舍，拉家带口的工人就在左近村庄找房子住，三块五块的给租金哪。城里人把收房租叫做吃瓦片儿，村庄里原本只有借房住，没有论月见钱的。

头一个住到柏树坟村来的，姓尤，三十来岁，带着一个媳妇两个孩子，都是农村打扮。住进来头一天，那大孩子就捧着饭碗往门口一蹲。那媳妇就在槐树下一坐，大敞怀给小的喂奶，一边张长李短的和村里老娘们打成一片了。这位姓尤的上下班，老穿一身蓝布连衣裤的工作服，机油汽油黑油从胸前油到后背，脸上也油晃晃的常常抹着黑，村里人不误工夫给了个外号：油耗子。

油耗子尤师傅也是农村人，十多岁进城当学徒，老在皮包公司、胡同工厂里混饭吃，钳工、管子工、电工、汽焊工，要什么是什么。去年归了公私合营，今年归了国家。敲锣打鼓的时候，他摆弄起鼓来能顶个鼓工。

春去夏来，天气暴热。中午时分，尤师傅从废旧锅炉里钻出来，下班往家走。大太阳一晒，分外口焦舌燥，眼冒金星。就往地里插，抄近道。不觉撞在三间房跟前。这三间房孤零零地，悄默声地藏 在柏树坟村和土马路中间。背朝着马路，房前圈着围墙。围墙破败了，数不清的缺口，好象破锯条上的锯齿。尤师傅不觉一脚迈了进去，眼前却是一个菜园子，总有一亩来地。中间一口井，井口上架着轱辘。村庄里有时候说道：“轱辘井那儿”，指的就是这里了。尤师傅还没有观看明白，迎面过来一只白山羊，到了跟前却汪汪叫起来，原来是头小脑袋瘦脸 的白狗。叫了几声，又掉过身子来摇尾巴。对这个“油渍麻花”的油耗子，拿不定主意。

园子拾掇得好不整齐紧凑，都让人可怜见啦。一畦菠菜紧挨着小白菜，中间是两畦茄子。茄子靠外支着黄瓜三角撑，靠里是西红柿架子。畦背儿有点上豌豆的，有种上小萝卜的。挨着破锯齿般围墙，还有一畦小葱，紧贴墙根，那是见缝插针了，还有一行大叶茴香。摘两片嫩肉、做汤、合馅儿，也是一种风味。畦头畦尾绕来绕去一脚宽的小水沟，小水沟又都连着两脚宽的大水渠。这水渠在园子当中间，在轱辘井紧跟前。合着一绞上轱辘，可园子全浇上啦。

井跟前站着一个老人家，他脚跟前堆着些小萝卜。他是蹲着拾掇萝卜刚刚站起来吧，不是还扎着两只泥手嘛。凉棚下边有一张乌黑了的白木八仙桌，一个老太太站在桌子跟前，两只手按在一个盘子边上，是刚刚还捧着盘子来着。这两老两口都瞧着尤师傅，都不作声，也不动弹。

尤师傅一身带着火焰似的，倒也还能把油花脸拉开来，露出一口好白牙，这是笑着啦。忽然看见老太太按着的盘子里，码着三大块白豆腐，不觉狠狠盯了一眼。

老头子指了指脚边的小萝卜，嘴里咕噜道：

“一毛钱三把，随便挑。”

尤师傅才知道园子里的菜可以现买的，叫了声好，可是还禁不住回头再盯豆腐一眼。打学徒起，豆腐就跟治尤师傅的药一样。他连盯两眼，勾起老婆子扭头望了老头子一眼。这老太太高鼻子，五官分明，耳朵眼上戴着小小的银耳环。老头子鼓眼泡，眼珠深藏。嘴巴老咕嘟着，连带着腮帮也鼓起来似的。细看全身都象是气吹起来，手脚动作都是飘浮的。他没有丝毫活跃的表情，好象三魂六魄已经不耐烦走了一半。可是老婆子一眼，就能瞧出他的阴晴雨雪。瞧完了才把豆腐盘子往前推推，缩回两手。

尤师傅扯开工作服上衣兜，里边乱糟糟揉着一把大小票子，随手扯出一张来——这就是工人了。一个农民兜里的票子，总是分别大小，折叠整齐。尤师傅放下票子，顺手抄起一双筷子，挑起一块豆腐，一口咬掉一只角。老太太连忙说道：

“有盐；撒点盐面儿？有小葱，拌拌，放点香油不？”

尤师傅顾不上应声，连着几嘴，一大块白豆腐就不见了，还收不住势，禁不住又挑起一块，一口一只角……老婆子看傻了，老头子咕噜道：

“心里有火。”

尤师傅只点点头。老头子看看他身上和油渍一般，又咕噜一声：

“这活，又伤气又上火。”

尤师傅吃罢两块白豆腐，盘子里还剩下一块。赶紧逃走一样离开桌子，走出棚子，在小萝卜堆那里蹲下来。照着老头子的样儿，大小配搭，五个一把，拿根稻草一捆。那带着土汪着水的粉红萝卜，那支愣着的乌绿缨子，在手心里凉沁沁的，竟使得浑身舒展了。也怪。

老两口有一儿一女。女儿随着女婿南下了，儿子在内蒙当工人。这口井和这一亩园子是祖传家业。老婆子一个月上村里一两趟，买点油盐。老头子只在园子里“飘浮”着，可是把菜种出来了。种出来的菜等不及上市，见天有骑车下班的人，从马路上拐下来，左近的职工家属，挎着篮子赶地里插过来。熟人熟事的，可以自己到架上摘豆，到畦里起菜，这是金钞买不到的优待，光手心里凉沁沁的就是享受，连白狗在腿裆里穿来穿去也是个乐趣。临走，老头子再在车后座塞上把小葱，老婆子搁几张茴香叶子在篮子里，啊，凡油耗子们，都感觉到一身油腻仿佛绿豆发芽，皮儿请褪啦。

有天，尤师傅望着轱辘，想起老家，想起小时候，浇园不但赛力气，还要赛歌。不觉抓起轱辘把，上轱辘抬，下轱辘蹲，不觉露出一口好白牙，嗓子痒痒地唱了出来。这歌叫做罐歌，又叫数花罐：

谁打一，我打一，乌溜溜一根辫子一丈一。